



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

郭运德 王 杰 李心峰 主编



# “新社会主义文学”的探索

李云雷 著

EXPLORATION OF  
"THE NEW SOCIALIST LITERATURE"



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

郭运德 王 杰 李心峰 主编

# “新社会主义文学”的探索

李云雷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“新社会主义文学”的探索/李云雷著.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8. 12

(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)

ISBN 978-7-5190-3975-2

I. ①新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文学研究 IV. ①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4636 号

## “新社会主义文学”的探索

---

作 者: 李云雷

---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曹艺凡

责任编辑: 邓友女

责任校对: 甄 飞

封面设计: 马庆晓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78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[clap@clapnet.cn](mailto:clap@clapnet.cn) [dengyn@clapnet.cn](mailto:dengyn@clapnet.cn)

---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26千字 印 张: 14.25

版 次: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3975-2

定 价: 7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》编委会

顾问 (按姓氏笔划)

王元骧 王伟光 刘纲纪 李正忠 李 准 吴元迈  
张 江 陆贵山 董学文

主 编

郭运德 王 杰 李心峰

编 委

王 杰 党圣元 郭运德 谭好哲 陈飞龙 丁国旗 马建辉  
朱 庆 朱辉军 李心峰 张永清 张政文 金永兵 周由强  
庞井君 胡亚敏 祝东力 奚耀华 赖大仁

项目策划

朱 庆

执行策划

邓友女

项目编辑

邓友女 冯 巍 张兰芳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我们为何而读书？            | 1  |
| 我的“问题意识”及其形成        | 12 |
| “新社会主义文学”的可能性及其探索   | 18 |
| ——读刘继明的《入境》         |    |
| 中国工人的“史诗”           | 29 |
| 新工人诗歌的“崛起”          | 32 |
| 全球化时代的“失败青年”        | 35 |
| ——读石一枫的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    |    |
| 在新的时代如何讲述抗战故事       | 39 |
| ——读范稳的《重庆之眼》        |    |
| 重新进入历史与故乡           | 42 |
| ——读蔡家园《松垮纪事》        |    |
| “新工人美学”的萌芽与可能性      | 48 |
| ——《2013 新工人文学奖作品集》序 |    |
| 新小资的“底层化”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  | 56 |
| “为谁写作”：命题的提出        | 62 |
| 回馈乡村，何以不可能？         | 66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中国电影：“大片时代”的底层叙事    | 69  |
| 工人生活、历史转折与新的可能性     | 78  |
| ——简评《钢的琴》           |     |
| “我们坚持自己艺术梦想的道路不会改变” | 83  |
| ——张猛导演访谈            |     |
| 看不到的“铁人”            | 92  |
| 抵达中的逃离，贴近中的遮蔽       | 98  |
| ——贾樟柯《二十四城记》观后      |     |
| 如何重新讲述革命的故事？        | 101 |
| ——电影《古田会议》观后        |     |
| 《白毛女》：风雨七十年         | 103 |
| 《智取威虎山》：文本与历史的变迁    | 111 |
| 论浩然的“自传体三部曲”        | 115 |
| 重温《青春之歌》            | 123 |
| 关于《我的阅读史》的答问        | 126 |
| ——洪子诚教授访谈           |     |
| 陈映真是一面精神旗帜          | 138 |
| 日本的“《蟹工船》现象”及其启示    | 141 |
| 肯·洛奇的双重挑战与超越        | 149 |
| 海伦·斯诺：“新世界的探索者”     | 160 |
| 赛珍珠：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？      | 172 |
| 查韦斯：“我们是逆境中的斗士”     | 184 |
| 你好，卡米拉！             | 194 |

## 附录：历史与当代经验中的个人

201

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Why we read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|
| My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its Form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 |
| Possibility and Exploration of “New Socialist Literature”:     |    |
| On Liu Jiming’s Human Bounda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8 |
| “Epic “of China Worke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9 |
| “Rising” of New Workers’ Poet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2 |
| “Losers” of the Globalization Era: On Shi Yifeng’s             |    |
| “‘There is no Chen Jinfang in this world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5 |
| How to Tell Stories about War of Resistance: On Fan Wen’s      |    |
| “‘The Eyes of Chongqing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9 |
| Entering Again into History and Hometown: On Caijiayuan’s      |    |
| “Events of Songwan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42 |
| Sprout and Possibility of “New Workers Aesthetics”: Preface of |    |
| “‘The 2013 New Workers Literature Awards Works Collection”     | 48 |
| The Underclass Evolution of New Petty Bourgeois and            |    |
| the Problem of Culture Leadersh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56 |
| “Who We will Write for”: Proposition of Question               | 62 |
| Feedback to the Village, Why Cannot this be Possible?          | 66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Chinese Films: The Underclass Narration of “Blockbusters Age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69  |
| Workers’ Life, Historical Changes and New Possibilities:<br>Brief Criticism on the Film “The Piano in a Factory” | 78  |
| “We will not change our faith about insisting our own art dreams”:<br>Interview with Director Zhang Meng         | 83  |
| “Iron Man” Who Cannot be Se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2  |
| Escaping in Arriving, Sheltering in Closing:<br>On Jia Zhangke’s “24 Cities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8  |
| How to Retell Stories about Revolution: on Film “Gutian Meeting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1 |
| “The White-haired Girl”: On Its 70 Yea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3 |
| “Taking Tiger Mountain By Strategy”:<br>The Transition of Text and Hist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1 |
| On Hao Ran’s “Autobiographical Trilogy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5 |
| Review of “Song of Youth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3 |
| Interview Prof. Hong Zicheng: About the Answer of<br>“My Reading History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6 |
| Chen Yingzhen is a Spiritual Fla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8 |
| Japan’s “Crab Factory Ship” Phenomenon and its Inspi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1 |
| Ken Loach’s Double Challenges and Transcende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9 |
| Helen Snow: “The Searcher of the New World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60 |
| Pearl Buck: How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72 |
| Chávez: We are Fighters of Adverse Situat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84 |
| Hola, Camil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94 |



## 我们为何而读书？

2004年，我正在做论文期间，我的父亲去世了。在这之前的2002年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，在北京做了手术，然后在家里吃药与调养，但面对这一不治之症，我们知道只能延续一些时间，而无法根治。在那两年里，每次回家看到父亲，总让我有一种切肤的疼痛，看到昔日强壮的父亲，现在只能佝偻着腰，一咳嗽就喘不上气，那么虚弱，那么难受，我简直不敢面对。那时我正在读博士，后来我总在想，如果我硕士毕业后就去参加工作，或许可以让父亲的治疗条件好一点，或许他能活得更长久一些，而正在读书的我自顾不暇，家里在村中也算是贫穷的，哪里有更多的钱让父亲调养呢？每当想到此，我总是懊悔不已，想自己一直读书读下来是否过于自私了。在农村，能够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，可我读完了大学读硕士，然后又读博士，一直读了10年。虽然说大学毕业后我再未从家里拿过钱，但也没有更多的钱接济与回报家里，我记得我母亲曾说过：“你一直念书，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？”当时没觉得什么，现在想想，那漫长的时间可能让他们都有些难挨了。

父亲的去世让我想了很多，我以为我了解父亲，但可能并不是真的了解他。我所了解的父亲只是童年记忆中的形象，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一生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字也识不了几个，但在村中很受尊重，他为人正直，又勤劳，手巧，会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活儿，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长。后来我想，关于父亲，我所不了解的或许更多。他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，那正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，他所经历的战争、饥荒、逃亡，是我所难以想象的；而在新中国成立后，发生在农村的土改、合作化、人民公社以及“土地承包”等各种运动，他也

置身其中，他的欢笑、泪水与之息息相关。如果我不能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变革，又怎能更深刻地认识我的父亲呢？

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做的是“当代文学中的浩然”。对于这位在新时期几乎被遗忘的作家，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。他与我的父亲同龄，作为那一代农民的代表，他和我的父亲一样经历了所有的历史波折；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，而他则成了一个作家，一生“写农民，为农民写”。我想通过对他的研究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，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民，更深入地理解我的父亲。在我阅读浩然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是那么反复无常，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，很少能够有历史的“公平”，对于这样一位作家，褒扬时赞之入天，批评时贬之入地，不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与定位。而我想所做的工作，就是在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之中，对浩然作品的形成做一个梳理，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求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。而这又涉及对左翼文学传统、农业“合作化”以及“文革文学”的重新认识与评价，并不是我这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。

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，此后我的研究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：“左翼文学”传统的研究；80年代文学研究；当下文艺现象与作品的批评。在这三方面的工作中，最后一个方面尤其是“底层文学”的研究与倡导，在文学界与知识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，我甚至被视为“底层文学”的发言人或“代言人”。有的师长出于爱护或怜惜的心情，曾经语重心长地劝告我，也有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评。他们的好意与深意我心里都知道，但是我想，如果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，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，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，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？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，只是为了安稳地“蜗居”吗？如果仅仅是这样，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。

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，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现在想想，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，不仅是由于个人的“努力”，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。我上大学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学校里还没有收费，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，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，所以校园里的氛围是相对自由、宽松的，没有太大的压力。在这样的气氛之中，学生们在功课之外，还可以充

分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。如果我赶上了教育产业化的今天，以我的家境而论，要缴纳巨额的学费，毕业后又难以找到工作，所以即使功课还不错，是否能够上大学，或是否愿意上大学，也是一个疑问。当时我父亲供我上大学，只花了 6000 块钱，而现在这点钱连一个学年的费用都不够。我想，这也是很多贫穷人家的孩子放弃高考的原因，也是有的家长在听到孩子考上大学后，竟然自寻短见的原因。至于读研究生，则似乎是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，在不久前的“杨元元”事件中，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领导说，“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？”——这样的话虽然直白，但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当前的主流意识，即读研究生并不是谁都可以奢望的，而应该只是某些阶层的一种特权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人是否能够读书或读到什么程度，在个人的原因之外，制度性的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而现在的制度，则将很多优秀的底层青年，在程序的起点上便摒之于门外了。1977 年恢复的高考制度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对“公平”的，它使不同阶层、地区、出身的人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，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，而当时的大学生也成了天之骄子，对毕业后的生活普遍有一种美好的预期。尽管这一制度也有种种缺点——“千军万马走独木桥”，应试教育，重智力而忽视德、体、美，等等——但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机制，它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与尊重知识的风气，并为底层青年提供了进入更高阶层的途径，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及稳定的基础。但随后的高考制度的变革——如“产业化”、某些“加分”、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试卷等，却在不同的层面上破坏了这样的“公平”，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倾斜，越来越向精英阶层倾斜。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，北京大学 30 年来出身于农村的学生的比例呈递减趋势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而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，令人不得不反思。

## 二

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，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本身，是一个让我们在情感认同上逐渐离开乡村、父母或底层的过程，在一

个更广泛的层面上讲，这也是一个在价值观念上逐渐离开中国的过程。从新东方学校及各种英语培训班的火热，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弥漫的一种情绪是离开中国，进入一个更“中心”的地区，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。如果说“人往高处走”是一种无可非议的选择，那么为什么英语或者美国成为一种“高处”，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奋斗理想只是弃国离乡，这成了一种具有时代症候的精神病象。同样在国内，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只是让人离开乡村、进入城市？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在我们农村里，经常有这样的故事，父母好不容易供养了一个孩子读大学，孩子大学毕业后别的东西没有学会，首先学会的便是蔑视自己的父母，觉得自己的父母是“愚昧、落后、保守”的老农民，是他们生活中的耻辱或者摆脱不掉的“尾巴”。他们在城市里被人看不起，因为是农民的子女，他们承受着这种歧视与侮辱，但认为是“正常”的，他们转嫁的方式只是更加歧视自己的父母与乡村，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羞耻，为能够进入城市而洋洋自得。所以农村里的父母常常会感叹，让一个孩子读大学有什么好处，到了城里就看不起我们了。还有这样的故事，一个孩子在村里本来是很朴实本分的，到城市里待了几年，却变得浮华或张牙舞爪起来，做人、做事越来越不踏实，越来越“不靠谱儿”，于是村里人议论纷纷，感觉这孩子“学坏了”，很是痛心。

这里当然也有村里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偏见与不理解，但如果我们平心而论，城市文化自身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，而农村文化也有尚待认识的长处。将农村或农民视为没有文化或者“愚昧、保守、落后”，只是一种启蒙主义的视角，或者说是在一种“文明与愚昧”的思想框架下将农民指认为“国民劣根性”的代表，这是一种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的思维方式，同样的思维方式也认为中国是“愚昧”的，而西方则是“文明”的。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值得反思，说农村或农民没有“文化”，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偏见的，他们所没有的只是西方意义上的“知识”，如果我们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观念或生活态度，那么他们无疑是有文化的，而且这种文化凝聚了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、极具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，是扎根于乡土并融合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之中的，这种文化不但塑造了他们内在的生命价值，而且构造了乡村的文明秩序以及人际交往的模式。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文化，只是由于不够尊重与了解，只是

由于我们将目光投向了“中心”，因而忽略了脚下的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。

以我所学的文学为例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一种风气，以谈论外国文学为荣，这些国家又仅限于欧美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，仅限于“现代派”以来的这种风格的作家，这些作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与竞相模仿的对象，成了“公共话题”，似乎不谈他们就不“先锋”，或者就不是在谈文学。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借鉴国外文学的长处，而是觉得这种风气、这种视野是十分功利的。外国文学并非不可以谈，但为什么我们视野中的“外国”就只有那几个国家呢？这些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拥有政治经济上的强势，也拥有对学术话语、媒介与评价体系的垄断，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学就是最好的。他们的文学是否好是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眼光仅仅盯着他们，则是另一个问题。我们的文学视野中为什么没有非洲？为什么没有印度？为什么没有东欧国家？尤其是，为什么没有俄罗斯？——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，但从苏联解体之后，我们又对俄罗斯文学有什么了解？在我的视野中，除了社科院张捷的两本著作之外，很少看到对当今俄罗斯文学状况与文学作品的介绍或分析。我们不再关注俄罗斯文学，难道仅仅是因为苏联解体了、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了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的文学眼光也未免太势利了，以这样的心态去从事文学，很难想象会有大的出息。鲁迅当年译介域外文学，关注的是“弱小民族国家”，因为在它们身上可以更深刻地看到我们自身的处境，从而谋求改变的途径。今天的情况仍是如此，但我们却不愿正视，只盯着那些珠光闪闪的“中心”。其实在张捷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最为相似。“自由主义”文学、后现代文学以及最近“新现实主义”的崛起，对文学史与经典作家的重新评价，等等，大体脉络有相似之处，不同的只是苏联解体了，而我们没有被冲垮。如此相近的社会与文学的道路或处境，我们正可以在俄罗斯文学中吸取经验与教训，但我们却轻易地放过了。

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名著。但是有一天在读罗伯-格里耶的《橡皮》时，我突然感到很无聊，我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，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、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，他的文学游戏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趣味与所受的

文学教育。我想最初我所喜欢读的是《水浒传》这类与关于农村的文学作品，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越来越远离了这些作品，养成了另一种文学趣味，而当我再看关于农村的作品时，总会觉得它们太土、太落后，而这个过程与我离开农村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。这样一种建立在西方文学阅读之上的“修养”，使我对中国的文学传统天然地有一种偏见或歧视，同时对文学“纯粹性”的专注，也遮蔽了我文学以外的视野。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、农村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书。也不怎么关心作者为什么要创作，似乎我们的阅读与学习，只是在学院内部的循环，只是为了知识的修养或者跟上文学界最新的流行时髦，但是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，却是我没有想过的——这样的发现让我警醒，也让我深思。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观念与趣味，重新认识文学，正是从这里开始，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个人的现实与精神处境密切相关，必须从个人的经验与问题出发去阅读、写作，也由此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世界联系起来，我们必须从文学看世界或者在世界中看文学，而不是将文学理解为一个内部循环的东西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只有深深地切入现实之中，并从个人的体验中发掘出新鲜的因素，才能创造出最为独特的文学，而这不能不从中国及底层的观察与思考开始，不能不重新认识自己的“根”。我之所以关心“底层文学”，是与这样的思考密切相关的。或者说，“底层文学”正好构成了我关注的两个领域——“底层”与“文学”的一个交集。

### 三

我关注底层或“底层文学”，并不只是在关注“底层”，也是在关注我自己，在关注我的父母、兄弟和乡村，他们的命运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，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我的喜怒哀乐的一部分，我关注他们也就是在关注我自己。而在今天，“底层”的处境尤其值得思考。

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结构中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“精英垄断”。中国的某些官员、资产阶级（或“新阶层”）、学者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，或者所谓的“铁三角”，他们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形成了一种垄断，不仅在现实中损害着其他阶层尤其是底层

的利益，而且试图将他们的“垄断”永久持续下去，这从医疗改革、住房改革等所产生的弊端中，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。在这种垄断的局面下，青年尤其是底层青年的路必然会越走越窄。如今，不仅传统的“底层”——工人、农民、打工者——的处境越来越恶化，而且中产阶级与“白领”阶层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也在分化与瓦解。最近出版的《蚁族》一书，描述了“大学毕业低收入群体”的生存状态，这本书让我们看到，大学生群体已经越来越沦为“底层”了，高等教育也不能改变底层青年的命运了，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，主要是由于出身，而不是知识，这是我们的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变化，也是“断裂”社会的一个表现。如果底层青年的一切出路被堵死了，完全丧失了希望与信心，那么我们的社会至少是不安定的。

另一方面，就社会的主流意识来说，对“个人奋斗”“竞争”“成功”的神化，唤起了青年人对精英生活的幻想，在他们的意识里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而进入“精英”阶层的，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也不不断强化他们这一想象。但在现实中，能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总是少数。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集团，也在压制“准精英”。面对精英们织就的网络，青年人如果仍幻想靠“个人奋斗”和“竞争”去成功，则难免会有“白日梦”幻灭的时候。在今天，我们必须认识到“个人奋斗”的意识形态性：首先，“个人奋斗”只能改变个别人的命运，而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命运，无法改变一个阶层或群体的命运；其次，在今天这个社会，“个人奋斗”的起点是不公平、不平等的，每个人所可以凭借的社会资源也有着天渊之别，在这样的现实秩序中，即使一个底层青年去“奋斗”，其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；最后，如果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尚有“个人奋斗”的空间，那么现在这一空间已经越来越狭小了。我们必须抛弃“个人奋斗”的幻想，只有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、在时代与历史的演变中，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与把握底层与我们自己的命运。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这样的“意识形态”中解放出来，关注底层与底层青年的命运，因为底层的命运不仅只与底层相关，而且也与中国和世界相关，与我们每一个人密切相关。

就我个人来说，置身于现实之中，精神上常会有迷惘与被撕裂之感。我在乡村生活了18年，而在城市里也快到了同样的年数。但是我既已无法回到故乡，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之中，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。我在一篇